

西僧盜六陵



杜文和

5

西僧盜六陵

杜文和 著

I247.5 X
1065 2



PDG

(桂)新登字03号

西僧盗六陵

杜文和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108000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500册

ISBN 7—5407—0859—9/I·602

定价: 3.00元

目 录

西僧盗六陵 (1)

越 女 剑..... (72)

西僧盜六陵

楔子

北宋靖康二年，金兵南犯，汴京陷落。徽钦二帝及皇后王妃，被擄囚五国城。宫中八宝九鼎、铜人刻漏、太清楼秘阁三馆孤本，天下府州县图种种，尽落金人之手。

康王赵构传承大祚，仓惶南渡，先是驻蹕越州州廨，后又移都临安。从此赵氏余脉与金人划江为界，仅支半壁残山剩水。南宋君臣虽改元绍兴，作中兴之想，但实已无志中原，日夕留连歌舞亭榭、湖光画舫，乐于偏安一隅。孰知残山剩水实不足恃。宋恭宗二年，元灭金，忽必烈命伯颜总兵取宋。元兵渡江南下，沿途诸郡望风败降，及至伯颜屯兵临安郊外半山桃花坞，宋恭宗赵显遂派御史献上传世玉玺，奉表以降，南宋就此灭亡。

南宋自赵构至赵昀，易九主，历时一百五十二年。其间的高宗、光宗、宁宗、孝宗、理宗、度宗六代皇帝，及众多后妃勋臣陵墓，皆在今日浙江绍兴城东南稽北丘陵的宝山宋家岙。

嘉定十七年，宋宁宗驾崩，吏部侍郎杨华精阴阳堪舆术，

奉旨勘察陵墓。杨华行至稽北丘陵，夜宿宝山脚下宋家岙中陆游之祖陆佃的功德院——泰宁寺，见当地风水祥瑞，便归奏朝廷：“独泰宁寺之山，山冈伟峙，玉峰在前，直以上皇、青山之雄，翼以紫金、白鹿之秀，层峦朝拱，气象尊崇，宜为先帝弓箭之藏，预卜万载兴隆之庆。”于是宫中下诏，迁泰宁寺，以其基为陵地。此后百余年间，宝山宋家岙先后筑起六座寝宫。史称宋六陵。

因绍兴元年四月，大宋昭慈圣献太后崩于越州，死前留下遗诏：“敛以常服，勿用金玉，权宜就近择地攒葬浅埋，俟军事宁息归葬园林，所制梓宫，取吾周身，勿拘旧制，以为他日迁奉之便。”取这就近攒葬之意，宋六陵又称攒宫，宝山遂名攒宫山。

圣献老太后严戒后事糜费，期冀有朝一日收复中原。可她身后的六代儿孙皇帝，早忘了“攒地为宫”的简丧节葬遗训，无不追循旧例，死前“穷天下之力以崇山坟，倾天下之财以充棺槨，尽后宫之女以殉埋葬。”百余年间，宝山下的坝子里竖起道道黄墙，一座座棂星门，捧笏佩剑的仲翁、狻猊、貔貅、狮、马诸石兽分列神道两旁。诸棺槨虽居浅土，陵却巍巍，上踞“龟头”。诸陵后均有一座寝宫（非柩所，供灵魂居住处），二间殿，影殿置御容，正殿陈神座、卧床、几、匣、柜、被枕、衣饰，日日由宫女侍活君般侍奉，按时整被褥，供盥水，还要日上四食。一座坝子四季祭祀，整日香烟缭绕，俨然一座大宋赵氏阴都。

然而宋亡之后，国破山河在，六代君王的崇陵寝宫却荡然无存了，仅剩断垣倾圮，似伤残的黄龙蜿蜒在荒烟蔓草中舔血呻吟。攒宫山坝子里全然换了另一番凄凉惨景。时见狐兔出没，野狗逡巡。残阳夕照中满目荒芜；晚风飒起，落叶萧萧；昏

暗的夜色里偶见磷火飘忽，复添几分阴森恐怖。惜乎南宋诸帝生逢乱世，死亦不得安寝，活着无力抱残守缺，身后连一抔黄土也容不得姓赵的。

时至今日，若出绍兴稽山门，南行四十里，再到这攒宫山的坝子里，犹见六丛苍松，傲然兀立群山环抱中，翳蔽故陵遗址。阴晦日，偶尔还可见亿万蚂蚁攒集，匆忙不定，累迭成丘，巨者高丈余，多为数尺，人称蚁塚，或曰虫沙塚；暴雨骤至，蚁尸随水漂失，丘溃，顿显其下骷髅腐骨，人们倘存怀古之心，至此，或扼腕歔歔，或仰天浩叹，或愀然作色，意绪万般怅然。

古人有诗叹此：“落日荒墟野雀嚣，攒陵人指宋先朝，宫庙几何今寂寂，宝山犹似昔峣峣，曹瞒首作搜丘尉，遗祸令人恨未消。”

这是非之地曾煎熬过一段喋血的多事之秋。

(一)

元世祖至元二年深秋。

傍晚，暮霭四合，昏鸦归巢，攒宫山坝子里岑寂下来。

高宗永思陵，孝宗永阜陵，光宗永崇陵，宁宗永茂陵，理宗永穆陵，度宗永绍陵，黝然地耸着。燎炉里焚着的香柱受晚风逗弄，忽明忽幽，烟雾的袅袅和缭绕不能分辨了，暗香却还袭人。

六陵西侧的四合院式宰牲房里，掌起一盏幽暗的青灯。守陵中使罗泽头扎灰色帻巾，披件素麻长衫，端坐在光晕中默默出神。他透过窗棂，瞥见疏落的庭院中青苔渐长，老藤阴冷似

铁，耳听院外偶尔秋风骤起，无边落叶萧萧，联想自己已是两鬓斑白，不觉黯然神伤，一丝凄凉的悲秋意绪漫开。他缓缓起身，似欲摆脱莫名的重压，偏偏惆怅又起，不由得喟然一声长叹：“伴守孤灯帝陵，已历数载，临安的坟，也该添土了，坟头的枫还在吗？唉！十年生死两茫茫，无处话凄凉。”几欲潸然泪下。泪眼似蒙了一层翳，把孤烛模糊成并蒂双股了，早已逝去的娇妻爱子却分明站在面前。

妻子红颜青丝未改，举止依旧娴静，双眸清澈，却笼着淡淡的悲哀，腮上让泪涮出两溜粉沟，脖间似有一圈勒痕。儿子躲在娘背后，把头探出，陌生地瞪着他，满目张惶。儿子死了，去得过于匆匆，年方六岁。稚儿的聪颖和乖觉，是常令朝臣同僚们称羨的。那次观巷口灯会回来，儿子揪捋他长髯，缠着要买夜市摊上掀动机枢便能频频啄米的铜鸡鸡。他当时为官清廉，手头一时拮据，口上答应，却并未记在心里。不久乖儿生病，数日方愈，病愈的当日对他说：“爹，铜鸡鸡别买了。”“咋啦？”儿子勾下头：“俺病，把家里钱花了。爹，铜鸡鸡不好玩。”听得这话，他心头一酸，把儿子搂在怀里默默自语，“乖儿，爹给你买，爹就是借钱也一定给你买只最好的铜鸡鸡。”谁料此后不久，元兵连破京口、临安。国破宋亡，自己的家，自己的……他合上双目，不敢再往深里思想。

罗泽曾任宋庭兵部侍郎，宋亡之日，耻于不能救主于戎马阵战之中，便欲抛妻别子，进泰宁寺剃度出家，暗中守护先帝陵寝，报效宋室恩遇，以全忠君之节。偏偏娇妻爱子长跪不起，洒泪劝阻。罗泽心肠一软，继而深恐日后俗念复萌，便铁脸令啼哭的母子俩速死，灭家以自断归路。妻子凄切地望着他，相对无言，唯有泪水潜流，半晌，她默默接过两束白绫，挂在梁

上，再在儿子的脖子里裹一方绒帕。儿子皮嫩，别让绫给绞破了。她纤手微颤。儿子似一切全明白了，又似一切全不明白，竟乖乖地延颈待悬。这事传至燕京，元世主嘉其忠义，下诏绍兴路总管府，命罗泽还俗任守陵中使，并拨舖兵十人。罗泽耻为元官，起先抗诏不出，后经绍兴路总管府总管司马臻百般劝解，转想到守陵亦合自己宿愿，终而蓄发还俗，搬进了宰牲房，但还是遣散了舖兵，表白自己仍是大宋旧臣。在此一晃便是数年。

“行不得也哥哥，瘦妻弱子蹇驴驮，天长地阔多网罗，南音渐少北语多，肉飞不起，可奈何！行不得也，哥哥……”学舌的鹦鹉又在自语，又在复述元兵破宋时一对夫妻颠沛流离的悲惨故事。这鸟老了，话也多了，样子也没那年刚逃到这坝子里用弯喙啄着脚上红绸时精神。它牢记着大宋国难，被主人引为同道，也每每刺痛主人。

罗泽暗惊自己的神驰于外，气散于内。为平复被感伤扰乱了的方寸，驱走尘思俗虑，他老树盘根般跌坐在凳上，合手成太极式，置于丹田下。冥心存念，凝神御气，双目似闭非闭。久静阳生，周身微觉燥热了，浊气也渐消。

冥寂中，罗泽似听得屋顶瓦片错动，心中起疑，手指一点坐凳，身子疾起，撞开窗棂窜到庭院。脚尖刚刚点地，身形又借劲直起，飘身上了屋顶。然而，并无可疑迹象。

皓月中天，星河耿耿，斜枝疏叶在屋顶洒下斑驳阴影。四周叶落有声。远处莽莽群山一派苍茫。

他纵落到屋前的空地上，凭借月光秋色，缓缓抽出佩剑，演了一遭太极两仪剑法。演毕，送剑回鞘，顿觉兴味索然，禁不住惆怅又起，遂仰天低吟：

“龙虎啸，江风泣，千古恨，凭谁说？对山河耿耿，泪沾襟袂……”

歌未罢，忽觉脑后劲风飒至，反手一抄，暗器收住，竟是一枚方孔铜钱。他形影略一晃动，已自横移了十数步，趋身直逼暗器发射之处，转瞬之间便迫近墙角。

墙角阒无人迹。

罗泽心中一凛：此人武功不可小觑。刺客是谁？何故暗算自己？况且不露形迹，显有戏弄轻侮之意，出手却也十分狠毒，不觉大怒。他正欲拔剑出手，又听得一阵劲风袭来。风声响处，古樟密叶浓荫中匿一团身影。罗泽凌空拔起，几枚铜钱从脚底流星般掠过。倏地又是一把铜钱疾至，罗泽身在半空，无法借力腾挪闪避，若硬接，铜钱簇拥纷至，纵是千手观音也应接不暇。他右手一个劈空掌，铜钱纷纷震落，余下几枚仍是锐势不减，左臂袍袖一拂，全数拍开。

“哈哈，江湖上能避过我金钱镖者至今还无几人。看来罗老前辈算条汉子。”磔磔怪笑过后，樟树上黑影飘身落地：一身黑色夜行装，袖口镶两道金边；脸上蒙块黑布，仅露一对贼溜溜眼珠，目光阴鸷。

“深夜到此，好汉有何贵干？”罗泽朝蒙面人略一抱拳。

蒙面人又是磔磔两声怪笑：“早闻攢官山罗老前辈的五法八象之功练得出神入化，今夜晚生前来见识见识。嘻嘻，荒山郊野，嫦娥助兴。”

罗泽冷冷回道：“多谢抬举，老朽平生所学乃雕虫小技，愧对江湖浪名。既蒙错爱，不妨暂到寒舍小饮两杯，尔后切磋，如何？”

“怎么，想溜？罗老前辈轻功不赖，嘴功造诣更深，可就胆

子小了点。”蒙面人阴阳怪气。

罗泽勃然变色：“你是何人？老朽虽有亡国之耻，家破之恨，却也曾结仇于江湖，你适才连施杀手，现又步步进逼，究属何故？”

蒙面人眨眨眼睛，“因为你活在世上，有点碍手碍脚。”

“你……”罗泽胡须乱颤。

蒙面人却似视而不见，悠闲自得地抠抠指甲，挖挖耳朵。

罗泽肩膀一沉，双掌齐发，一股大力直迫蒙面人琵琶骨，及至掌锋欲到之际，倏地翻掌化指，大力贯长虹之势。这一招，力由脊发，达于肩通于臂，行于掌上，再化掌为指，聚千钧之力于一点。受力者别说是血肉之躯，即使顽石也难免碎裂。

蒙面人疾速身形一矮，避中暗藏杀着，在蹲身瞬间脚尖疾攻罗泽下盘。不料罗泽却是直进横击，指尖未到，突然掌根发力，往下一沉，恰恰直拍蒙面人天灵盖。蒙面人急欲撤步抽身，但自知已迟，只得暗提真气封住天元穴，同时屈指如钩，直抓罗泽双眼。罗泽看穿对方使的是迫已自救的虚招，掌锋不变。

“蓬”，蒙面人天灵盖中了一掌。

“哈哈”，蒙面人竟兀自不倒，“江湖传闻的五法八象重掌功，原是搔痒的玩艺，罗老前辈今晚可算栽了。”

罗泽因蒙面人来历不明，不忍急遽废他，把掌力卸下三分，现在反遭奚落，心中大怒。但瞬间又豁然醒悟，这是蒙面贼子故意冷言相激，练武之人最忌心志扰乱，心为元帅，身为老营，帅浮躁，则令不行，阵势失宜。于是默定心神，缓缓地说：“承蒙赐教，今晚老朽索性陪你再走几招。”话音甫落，使出猛虎摇首奔坡招式，施展大开大合的长势，推掌直出。蒙面人却也灵巧至极，身形忽左忽右，觑空崩撼突击，以短打横。一眨

眼，双方连抓了数十招。

罗泽中过武举，自隐居攢宫山后，每遇余暇，便到附近泰宁寺与方丈净觉大师切磋“五法八象”秘籍，数年之后尽得真谛。这“五法八象”系历代高僧依据阴康的“大午戏”中按摩导引，推演变化而成。一招一式既有驱逐周身阴郁，涤荡百脉浊秽的壮内效应，同时内蕴极其凌厉的攻防变化。蒙面人被罗泽放长击远的招式尅住，脚步显见散乱，蒙面的黑布里蒸出了热气。罗泽亦忌此人厉害，攻势不敢稍懈，双掌挟着呼呼的风声将蒙面人盘头盖脑地罩住，寻机施展杀手。突然，罗泽一招“磨掌穿心”，势头迅猛，但脚下略显迟滞，蒙面人看出破绽，急欲转守为攻，便双拳齐出，企图抵住来掌，将罗泽震退。罗泽使的原是虚招，半途收掌，同时撮指为锥，闪身直插对方心腔。蒙面人双拳击空，加之招式使老，一时收脚不住，非但不能吸胸仰身缓懈来势，反而敞开胸口直撞上去。蒙面人功力再高，也绝难敌这当胸一击，若非胸骨击断，也必是五脏震碎。

凄清的月光下，突然闪出一条灰影，从腰间抖出束身的丝绦，手腕一振，丝绦怪蟒一般，泼喇喇直奔罗泽，缠住了罗泽已经杀出的手臂，罗泽胜在眉睫的一招无端被破，疾速返身一掌，掌风过处枝叶乱晃，但那灰影早已翩若惊鸿，展身疾起，转瞬之间便隐没在荒野的山谷里，眼前只剩下一片空濛濛月光山色。

罗泽暗暗惊诧。对蒙面人寻衅已是十分纳闷，现在又杀出一条灰影，搭救蒙面人必是其一党，但为何又不同蒙面人联手围攻自己？

蒙面人绝处逢生，立时狂态复萌，左手柳叶掌，右手凤眼拳，施展近身短打的招式，手不离腮，肘不离怀。拳掌交替互

用，一环紧扣一环，似行云流水。

罗泽虽能见招拆招，一一化解于轻描淡写之中，但自己放长击远的长势竟被遏制住。他知道对方使的是峨嵋山异人所创“三十六闭手”，每一招都是一组手法，前后回环，若蚕之吐丝，连绵不断，确是十分厉害。他几次力图摆脱被动，可“三十六闭手”处处不忘闭诀，攻击与封闭浑然一体，一时难以得手。罗泽渐渐疲惫。蒙面人却绝招迭出，凶焰咄咄逼人，且出手十分毒辣，拳掌不离罗泽头部。俗话说，头乃元神之府，泥丸之宫，诸阳之会，精髓之海，统领一身之气全在于此。可见蒙面人必欲置罗泽于死地。

罗泽险象环生，脚下向西北泰宁寺移步，期冀惊动净觉大师。然而蒙面人似猜透其用意，竟步步抢占西北方位，逼迫他往相反方向退却。罗泽断了此念，转而心中埋怨起樵谷：“这孩子进山采药，怎么深夜未归？倘若有她在，也可略助一臂之力。”凝神辨听，山路上哪有一丝声息！事已至此，不由暗叹一声：“想不到我罗泽半世威名，竟折在一个来历不明的刺客手里，六陵今后……”心绪一乱，本已勉为其难的招架更是捉襟见肘，眼看就要立毙于蒙面人掌下。

蒙面人脸上的黑布遮掩不住两只洞孔里得意的狞笑。

灰影再度出现，软绵绵的八宝丝绦自空飘下，绦端骤然翻转，将蒙面人连臂箍了两匝。随着丝绦往上一抽，蒙面人未及提防，身子悬空拎起，陀螺般旋转了两圈。

诡秘的灰影倏忽之间又悄然逝去，其身形手法显然与救助过蒙面贼的同出一人。

蒙面人大惊。

罗泽诧异。

这时泰宁寺方向传来一声尖厉的长啸。罗泽神情大振。蒙面人略一踌躇，知是净觉方丈来到，悻悻地瞪一眼罗泽，纵身倒窜出去，从出口走了。隐进会稽山深处。

一条纤巧的身影也退出坝子，径奔绍兴城。

俄顷，又一条黑影突然暴起，似着青衫，远距离悄悄尾随在蒙面人背后。

一轮残月西坠，荒凉的攒宫山重新寂静下来。罗泽低头默立，望着脚下踩倒的茅草，心内纷乱如麻。偶而微风掠过，拂动一绺长髯，周身陡起层层寒意。

(二)

绍兴古属扬州之域。会稽山则为扬州的“镇山”，为天下“四镇”（扬州会稽山、青州沂山、幽州医巫闾山、冀州霍山）之一，称南镇，同“五岳”、“四渎”（南渎长江、西渎黄河、东渎淮水、北渎济水）齐名。历代帝王每遇登极必遣官到此告祭，即在平常岁终也免不了命僧道斋香帛祭祀，有时还封赠爵号。

会稽山的山神庙，称南镇殿，被一片丛林簇拥环抱，深藏在浓荫覆盖中。

后殿三尊泥塑。左首判官，头戴幞巾，白面书生模样；右首小鬼，青面獠牙，一手持传票（木板），上书个“拿”字，一手执锁链；山神居中端坐，一介慈祥的白胡老头。山神通常只头扎方巾，一身民装，因为山神位仅村长而已，够不上官品，但会稽山的山神在唐时受封为永兴公，到宋朝复被加封为永济王，故峨冠博带。不过，因连年兵燹，这山神庙的前殿已毁于战火，唯剩

断壁残垣和一排孤零零的后殿。殿门也被饥谨的山民偷去做了棺板或作了柴烧。山神日受冷落，镏金层剥蚀，眼珠露出一块白粉，面目很有几分邪恶。断碑仆倒，约略可见“唯神，越岭钟英，防山毓秀，襟江带海，雄峙东南”数字。

月光洒进残殿。供桌上躺着个袒胸露腹的胖大和尚，鼻似鹰钩，蓝幽幽碧睛酷肖猫眼，胸口一窝黄毛。一袭由金丝联缀杂色布块而成的袈裟横担在小鬼臂上。

和尚毛茸茸双手在肚皮上摩挲了一会，神情略显烦躁，便挺身坐起，踱进庭院。庭院中，一桧松，躯高二尺，摩其干坚韧滑泽，叩之锵然，枝披数丈，皆横迤怒走，短针戟出，盈缩一隅却蓄百仞之势，底根骨出，迭瘦裸筋，老、瘦、怪、古、孺；一虬柏，扭干作数结，枝桠几折，盘旋成荫盖，皮若黑鳞老鳞；二三偃桧，枝干委地，旁引数丈，其擘若手。和尚隐隐有一种阴森幽囚的感觉，欲复回殿内。

“谁？”和尚忽然瞥见一隅里有人卧着。他暗暗惊诧此人何时进入庭院，自己竟丝毫没有察觉。

“谁是谁？”一隅里卧着的那人依旧卧着，他蓬头垢面，裸体，发声甚是苍老。

“滚，臭要饭花子。”胖和尚一脚踢他身上。他不还手，亦不抗辩，爬起来却是嘻嘻地笑，蹒跚着离开神庙。

胖和尚回到殿内，觉足尖隐隐生痛，也没在意。他顺手拎出一只蔑丝编织的小竹笼，笼中分层设格，隔开一只只蟋蟀。他抽掉两块隔层，将一只触须红白相间的“阴阳箭”和一只通身黑紫、首尾两尖的“枣核丁”放出。竹笼微微震颤起来。胖大和尚借着惨淡的月光静坐观战，俄顷，又放出“降龙仙”和“沥泉牙”两颗杀星。“沥泉牙”锐牙似钳状，中空含毒，是蟋蟀族中

一大恶棍；“降龙仙”紫头红背，常雄踞于毒蛇头顶之上，更是凶残。四只昆虫囿于笼中一隅，混战在数寸天地之间，把个胖大和尚乐得眉眼遽耸。他密切注视着招式变化和战局发展，时而啧啧，时而蹙眉，时而鼓起腮帮嘘气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厮杀的氛围之中，饱享着小生灵用断腿折须给他带来的满足。

一只野猫蹿了进来，窜上供桌，前爪儿搭上竹笼“咪”了一声，笼内干戈骤息，众蟋蟀后退一步，并肩连成一排，怒视贸然入侵的怪物。民族矛盾出现，阶级矛盾暂时消失。

和尚兴头打断，嘴角一撇，出手逮住野猫脑袋，动作奇快。野猫被悬空拎起。一管尖锐的指甲慢慢伸出，在猫颈上剜个圈儿，顺手一撕，撕出一声尖厉的惨嚎。象脱下件外套，一筒猫皮活生生剥下了，很完整，毫无粘连。猫一下细了许多。红肉，脊骨肋骨毕现，悸动着往上传。腹部是阴青的，隐隐可见肠子，头显得奇大，尾尖却锐利，滴着血。胖大和尚放掉野猫，若无其事地又去挑逗蟋蟀。剥了皮的活猫，一段犹可挣扎的肉，负痛在破庙里窜撞，惨嚎凄厉，足令山神毛骨耸然。昏昏月色中的破庙凭添几分恐怖。

庙外山路上传来匆匆的脚步声，脚步声渐近，渐轻，悄悄进来一个黑衣僧人和一个被葛藤绑了双手的少年。一只金丝猴随后。

黑衣僧形锁骨立，额头危崖般前伸，颧骨峻耸，下巴削尖，似一只比类人猿略有进化的类猿人。他双手合十朝供桌一揖：“僧统大人，小僧裕恺化缘回来了。”

胖大和尚依旧注视蟋蟀，并不回头，“你去了这半晌，化到了山珍还是海味？”

“大人，这荒山僻壤少有人家，小僧好歹找到几户，偏又是

当裤子糊口的穷鬼，纵有富宅……”

“老衲说过，中土百姓愚顽不悟，与吾佛无缘，甭指望他们有舍身饲虎的善心。懂吗？出家人不能光靠施舍。”

“对对”，黑衣僧陪着谄笑，“大人所言极是，朝廷把国民划分为四等，蒙古人，色目人，汉人，南人。可谓分判圣明，南人就是刁猾，小僧也本想给他们点厉害瞧瞧，偏是山路上碰到这小东西。”

双手反绑的少年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“小东西自报家门，说是守陵中使的童仆，名叫樵谷，上山给爹采药，我想对大人或许有用，就抓来了。可这小东西会得几招拳脚，害得小僧出一身臭汗。”

“放开我，你们凭什么绑人？”樵谷十六七岁模样，细腰纤足，脸蛋绷紧了，两腮酒窝却还分明，娇小的身子使劲扭动。

黑衣僧人恶狠狠走过来，劈脸一掌，樵谷疾速低头避开。黑衣僧再次举掌欲打，被胖大和尚喝住：“裕恺，休得喧嚣。”

黑衣僧悻悻地退立一旁，口中犹骂骂咧咧：“妈的，不给点颜色瞧瞧，你不知剡溪双僧的厉害。”

“剡溪双僧！”樵谷心中一震，她曾听罗大官人说过，剡溪双僧是泰宁寺净觉方丈的弟子。净觉早年曾于秦望山射猎，箭中一母猴，旁有猴仔窜出，替母拔出箭杆，摘树叶塞入伤口止血。母猴则挤乳汁贮于阔叶上，下地垂手待擒，悲容戚戚，泪眼似哀告猎人手下留情，饶猴仔一命。净觉遂弃弓矢，自誓终身不猎，从此进泰宁寺出家，抱养幼猴。他晚年收了一对俗名裕恺、裕泽的孪生兄弟，作关门弟子，悉心传授平生武功绝学，不期裕恺、裕泽师成之后，屡破寺规，遂被逐出山门。二人浪迹江湖自称剡溪双僧，继续作恶。净觉欲翦除双僧，他俩便遁迹西